



爆红“二舅”视频的创作者，还“没有治好精神内耗”

”

互联网喧闹，但二舅所在的那座不知名的村庄依然平静。他担心二舅与村子会被人发掘，然后像曾经爆火的拉面哥、大衣哥一样，人潮来了又去，留下一地鸡毛。



“坏”了一条腿的二舅，本不会在临近午夜时，被互联网上16万余人同时注视着。

16万人中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只知道他来自某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山村，是一个人的“二舅”。人们还会知道，二舅人生的66年里曾有“天才少年”的期许，后来被村医打针打坏了一条腿，没有进学；他做了木匠，也修电器，守着88岁的母亲与老屋安静度日，拥有苦难而饱满的人生。

在互联网上注视他的人当时还不知道，后来，叫他“二舅”的外甥没有留在村里，读了大学，在北京做过老师，又玩起了自媒体。工作多年后，一次回村，他用手机摄像头记录二舅的生活，将二舅人生的66年融入了11分钟的视频里。2022年7月25日，他将视频命名为《回村三天，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，发布在B站上。

视频一天红遍互联网，在B站上被观看2200余万次。有人奉其“视频版《活着》”，也有人开始思索“谁制造了二舅的苦难”。

而视频创作者“衣戈猜想”心情复杂。“衣戈猜想”真名叫唐浩，在7月26日的一场媒体群访中，他说，一个自觉只有十几万播放的视频却刷爆全网，他有些认可自己了；可他讨厌升华苦难，也不想教育大众，他更担心那个隐秘的山村与不爱侃侃而谈的二舅被发现，被打搅。

唐浩想，一两天后，二舅与隐秘的山村又会在网络世界归于沉寂，而他会回去做其它视频。不过，某些痕迹将会永远地留下。简短、粗略地浏览了二舅的一生，一些观众又回到了视频开头，留下弹幕。

“敬二舅”，他们这样写道。

把“二舅”投射到自己身上

唐浩的一个心愿了。七八年前，他就想讲讲自己的二舅。他佩服二舅，佩服二舅的“庄敬自强”——这是他最想表达的四个字。唐浩想起，这辈子的二舅，他好像就见过二舅哭过一回。那次，二舅酒喝高了，似乎是觉得自己这辈子“确实过得有点苦”，嚎啕大哭。先是自己哭，随后又拉着四个兄妹一起哭。之后的一二十年里，他好像再也没有哭过，大部分时候都乐呵呵的。唐浩觉得，这一点自己做不到。

想做这事时，唐浩在北京已经工作了几年，自己能养活自己。可他那会儿对自媒体还一无所知，最后还是把事情给放下了。

直到2022年，他做自媒体已经快两年，做出了诸如《谁在组织高考作弊》《如何科学地护理产后的母猪》这样有百万、千万播放量的“乱七八糟”“莫名其妙”的视频后，唐浩才在一次回村时，拿起了手机。

唐浩对二舅的视频有预期，预期很糟糕。他想，比起前面百万千万播放量，这个视频可能只有10万、15万的播放，甚至会让他掉粉。但他还是发布了视频，因为想了自己多年的心结。发布的前一天，他熬了个大夜，将视频定在早上8点发布。第二天，他很晚才起，而一觉醒来，视频已经大火。

评论如潮水般涌来。唐浩记得，有几百条评论把他与余华相比，他看了“简直要笑死”，“我都觉得不能拿我这样的东西去侮辱这些名家的作品”。他也发现，过去，观众似乎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他的视频，而这次，他们有了“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”。许多人写了大段的评论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也有学生把二舅投射到了自己高考复读、考研失败、容貌焦虑、身材焦虑上。看得多了，唐浩很是感动，心里却也惶恐，“满脑子就觉得，我配吗？”

后来，他想通了。中国有无

数农村长大、外出打拼的80、90后，他们与乡土的连接是很难断开的。“他们可能和我一样，印象当中的家乡永远是冬天，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一次家。”每次回家，农村越来越新，老人却越来越老，“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击中了他们”。

也有人质疑视频中二舅经历的真实性。唐浩回应称“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”，南方周末记者未能向二舅本人求证。

“二舅觉得只有明星才可以拍视频”

唐浩与妻子几次告诉二舅，他火了。但二舅听不懂。

二舅平常不怎么上网，玩手机刷视频时，九成视频是掏下水管道、修剪子及各类叫不出名字的工具，剩下一成是老太太跳广场舞。B站、热搜、微博，二舅一概不知。

唐浩觉得应该把视频的创作激励三千元交给二舅，但妻子告诉他，二舅绝不会要。平常，二舅一个人留守照顾姥姥，四个兄妹按月给他打生活费，他一分也不要。于是，唐浩想了个“歪主意”，告诉二舅，这是外面的媒体平台发的自强不息、身残志坚奖。二舅听了，马上交出了自己的存折账号。

要说服二舅不是易事。一开始，二舅也不同意唐浩拍自己，说自己不值得拍，“他觉得只有明星才可以拍视频”。曾经在网课机构做过老师的唐浩又设了个幌子，说拍他可以激励自己的学生。二舅就被说服了。

这是一场“筹划”已久的拍摄，可又很简陋。唐浩没有团队，全部由自己与妻子操刀。回头看走红的视频，唐浩也觉得，画面不完整，还抖动，“完全不合格”。

二舅依然固守着一些东西。他不想叫人拍下自己做竹签免费给人算命的画面，觉得那是宣扬

封建迷信；而一段与隔壁村女人的过往情事，二舅则始终没有告诉他。想了想，唐浩还是劝说二舅把算命的画面拍了，又在视频里留住了那段隐秘情事。二舅在镜头里抽烟，他也保留在视频里。抛开身体的残疾，他想让二舅是个真实而不完美的人。

富有文学性的旁白文案是由唐浩自己执笔，在两个晚上花了几小时写出来的。他觉得，这比写科普、历史类视频文案花10到15天翻阅史海文山要顺畅。写作时，他尽量说人话，不堆砌辞藻。有人称赞文风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，他想，冷峻或许来源于克制，而克制则可能来自于高中时阅读汪曾祺的影响；幽默，则大概是受王朔、王小波影响更多。

片子拍了，剪好，7月25日，唐浩拿去给母亲看。母亲是个内敛的人，看完背着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哭了一遍又一遍。二舅身边最亲近的人看了，都哭得稀里哗啦。“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，就是居然可以从屏幕里看到自己身边的人，而且还是自己的至亲，还是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。”

“没必要榨那么干净”

“我的二舅”，在为视频拟定题目时，唐浩最初就设想这四个字，一句废话都不要有。结果因为流量焦虑，他还是改成了眼下的版本——《回村三天，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。

可唐浩知道，精神内耗不可能靠别人去根治。

他说自己的精神内耗很是严重。他常瞻前顾后，胆小还有某种强迫症，非得替自己的人生阶段设标准，例如死前挣够1000万，例如要让至少50万中国人知道自己，或是一定要创业一次。到了北京，他做了几年的老师，30岁时又辞职，如今做自媒体收入有时还不如在原单位时高。他始终不知道该在出人头地与过好自己生活中选择哪一个。

直到了解二舅的往事，他才实现了一些自我治愈。至少在现阶段，他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“评价人生终点”的标准：“就是饱满嘛。”

“我四肢健全，上过大学，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，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。”这是视频里的一句旁白。

下转 07 版